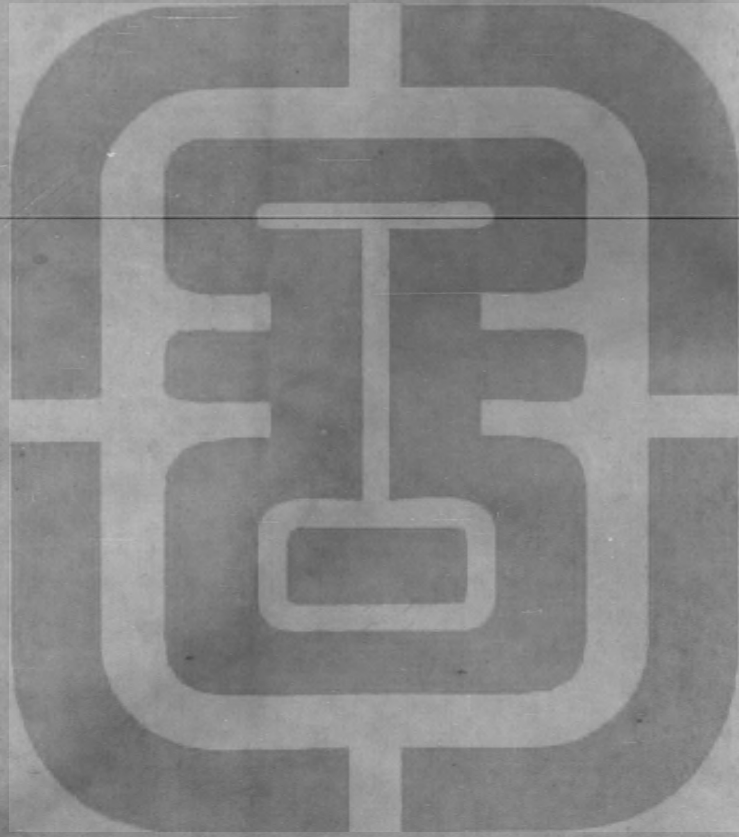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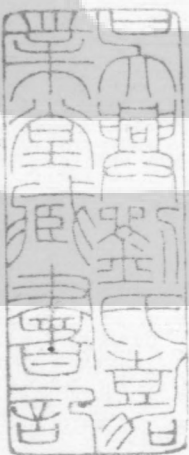
望雲樓稿卷之五

序文

○ 壽楊母王老夫人六袞序

余釋褐時猶獲侍楊莊簡公云時公以清德碩望為吳中先達祭酒不以余無似每折節余且器余長兒廷棟則以介子參軍公女如之實親家母王夫人出也參軍以曹子通籍近地而夫人為憲使古菴公之愛女稱佳媿自是余稍習夫人內德矣無何而參軍公見賢夫人

古吳念陽徐如珂李鳴父著



稱未亡人自是余稍習夫人婦節矣。迨莊簡公歸為  
列星，簪纓奕代之業，夫人以一婦人支其半壁，余自是  
益稍習夫人家政矣。迨夫人之兩丈夫子以妙齡世  
其家學，入成道均若，皆若，拔職先登，余自是益稍習夫  
人庭訓矣。余故居，恒語人曰：王夫人非第相闔儀表也，  
殆丈夫中之錚錚者乎。今年春，余奉簡書，備兵嶺南，見  
棟趨庭而請曰：楊岳母王夫人春秋六十矣，諸姍戚及  
交伯仲兩君者，咸謀捧觴於其設悅之辰，而爭以千金  
萬年之頌先焉。兒執婚禮，將上壽堂下，大人獨無一言。

乎哉。余矍然曰：微兒言，余固將壽王夫人。凡余生平所  
習聞于夫人者，有一之無當于壽者耶？夫夫人育於王，為  
憲使之女，即古菴以身敬先之，獨不曰中閨之驕養乎？  
哉。歸于楊，為曹子之婦，即莊簡公以嚴君蒞之，參軍公  
以齊眉賓之，獨不曰世祿之家，易怙乎哉？乃夫人內德  
之無違，婦節之不與，莫于始而飭於後章，如是，非其  
天性然耶？是其賦質宜壽，然猶自以夫人之身壽爾。至  
政事之一禩，以內主而兼家督之任，闕閔之裁，摠較中  
人產之拮据，不倍艱乎哉？夫人何以使一門之內庶務

井井僅指訖。如也。試式其廬，行其庭，有不以為參軍  
公之來亡者，<sup>乎</sup>是其操秉宜壽。夫且以夫人之家壽矣。  
藐諸孤在膝下，以母慈而兼父義之方，膏梁之下，帷視  
孤生子之伏讀，不又倍艱乎？夫人又何以致兩即君  
藻采，翩然德量汪然也。試接其丰容，耳其聲價，有  
不以為莊簡公之弓冶如昨者乎？是其垂裕宜壽，又且  
以夫人之嗣壽矣。夫以其身壽而萃康寧福澤於其躬，  
相關事也。以其家壽，以其嗣壽而萃康寧福澤於其後，  
而并以其躬生享之。此丈夫之所難期，而夫人擁而有

焉。此其所錚錚者乎？則豈非搢闕中之絕盛，而希有者  
乎？且今夫人春秋甫六十耳，伯仲君之高材逸群業吐  
其一斑矣。自是夫人之春秋日益積而彌盈，而兩君之  
德業日益進而彌新，五緒而光大之，以繩祖武，以承國  
是，則所謂萃康寧福澤于夫人之躬，又寧可數量而涯  
測也。此即余嚮者居恒所以語人，而今日執以效千金  
萬年于夫人之前，有一之無當言否也。維昔莊簡公以  
八座登八秩，而太夫人呂、齒、六、亞之楊氏，益世有壽母  
况以其不獲于參軍公，而尚萃諸夫人。余且與兒棟奉

夫人觴至期頤矣。昔萬曆己未孟秋之吉。

壽大叅吳挺菴階配王恭人七十序

諸

南呂之月。余宦留白門。吳子寧仲走使五百里。介之文

學之書。以兄挺菴先生之壽言。請余之心。折先生素矣。

即微定國請。竊願有效于先生也。余惟吳地氣薄而脉

脆。諸閥閱之家。為達官貴人者。多一再傳而絕。不能以

數世。即數世矣。或未必甚顯重。抑顯重矣。或不必政術

文學顯隆于世。獨吳氏自文端公為德靖名臣。而恭知

公胤其業。再世為玉堂貴人。掌天子金匱石室之藏。三

傳為封德國公。以博學碩行冠都中。人甫惜其位不配

德而先生復以名進士嗣起先生少工博士家言每奏一紙封公未嘗不稱善也小試輒冠其曹偶未三十成進士再令劇邑則為元魯山入即秋曹則為于廷尉出守太郡則為黃穎川進而監司于閩于粵所至以惠澤稱無不厯去後思最後有所不得志輒投劾歸日杜門手一編先生少工有韻之言至晚而詩律益精真不減白香山劉隨州他文亦在河東廬陵間居恒絕不問家人產日與子若弟談詩論文甚洽也先生居近虎阜花月之夕間棹一小艇徜徉湖山之畔無纖毫矜貴色其

葉

識者輒指目之曰夫已氏也而貴人耶先生之坦易近人類如此既先生之孫康侯氏少而才人謂李長吉復生至出其緒為經生言川湧雲集諸老宿悉自難吃為弗如也先生益用是自愉快復津之口經生言不置手丹鉛以課其子若孫會余亦繆以教篤兒輩兩人對語移日未嘗不針芥契也以是先生之介弟定國從而從余遊余亦以益習先生內行云定國嘗語余先生之撫諸弟不啻其子封德國公丈夫夫子五人先生為家督定國最為小弱弟封公沒先生瓜分其產手授諸弟人

退而無間言咸以為有姜肱氏之風其至課定國祇文  
則又嚴為科條間一執善余為首首先生必解頰而嘆  
未嘗不如封德國公之于先生也嗟夫今世尊官貴人  
橫<sup>金</sup>衣披緋政聲籍籍人間者何數也聚以鄉評則詘  
焉至徵其內行而能揚司空李太尉者指不<sup>易</sup>一二庶  
矣今先生于鄉閭既如彼于宗族又如此語云觀一牙  
而知象之龐覘一羽而識鳳之彩則先生之碩德懿行  
容更僕數哉夫非獨先生能也先生之配王恭人寔相  
之其綜家政以勤其訓子若孫以儉撫宗黨則以恩定  
國又謂余定國自先君沒無怙恃而若有怙恃者兄嫂  
寔卵翼之也今先生開七十矣于九月之五日為懸弧  
之旦後期一月為恭人設悅之辰郡中縉紳先生侈其  
事效日升川頌之頌者知有却車載耳余曰未也自是  
而葦而菴先生之子若孫踵文端之業而起三世簪纓  
相望于里中人益艷吾吳之地靈盡踵于吳氏而余不  
佞又將以不文之詞進矣

壽葛母朱夫人七十序

聞之孕靈毓瑞寧獨之夫積有德慶其自閨門之內婦  
順母儀寔始基之蓋余少而與葛仲子莫逆也既而交  
驩伯兄氏伯兄善承家而仲子方翻以明經冠一世  
兩賢濟美孰發其祥則以為葛翁積德乎哉葛翁素號  
賢豪長者固宜有後狀而不有內助孰贊成之吾固知  
葛母朱夫人之大有造于葛也夫人生于儒門素嫻母  
訓既醮而定省必親溫清必舉事舅姑無少替焉其德  
曰共相夫子克儉克勤親操井臼無敢攸遂其德曰順



教子必以義方、口督其過、而身示之楷、其德曰慈、治家  
寬嚴相濟、闔以內肅肅雍雍、其德曰睦、性不喜濃艷、年  
未半、即茹荼食素、于世味泊如也、其德曰恬、晚而賦栢  
舟、能力持家業、以無墜、君子之志、其德曰貞、此六德者、  
今世女婦有其一二、尚能獲芳名、衍餘慶、况乎夫人之  
歷、可數者哉、固宜伯氏世其業、仲子亢其宗、既承歡  
于朝、又將祿養于鼎、鐘、吾又知夫人之必食報于葛也、  
乃再拜稽首、作而言曰、賢哉葛母、大造葛氏、敢為母壽、  
卓哉二難、必報母賢、敢為伯仲、以為母壽、猗歎哉、百年  
萱茂堂前、六德脩、五福駢多、男子俱大賢、既驚人、必冲  
天、跨封章、俄頃宣、丁食福、理固然、是月也、夫人七十  
初度也、積而教之、不紀其極、更當以萬年之觴酌而進  
之于無斁、是為祝。

壽外母史夫人六十序

世俗之論曰婦有三從。蓋從者敬而不違之謂也。人情向慕其父母，未有不信而從者，亦愛憐其少子，未有不樂而從者。至於夫，則併若角立而情亦抗衡，室中不交謫斯已耳。其有敬而從者，百不一焉。夫能敬而不違，從夫子而無斁，則婦順。其獨至哉。如予妻母史夫人是已。夫人產自吳而吳固巨族，又其最愛女也。嘗吾翁蕭然，儒耳豪奢之氣，不以加夫子，而執箕箒，惟謹如荆布女者。然吾翁不欲以天下儉親事，必求周旋，諸與計議。

者非乏昆仲輩也。而夫人脫簪珥佐之，不使一毫遺滅。以傷夫子心。蚤育三女，長即吾婦也。侈黃金為媒者，踵相至。而吾翁性不喜用，即舍獨喜寒士，作配耳。三擇婚，又皆蕭然儒也。夫人畧不以介意。而且謂翁為知人。年方盛，尚艱子息。為翁選二八充下陳，當夕者弗妬也。已而自舉兩子，翁曰：若輩可以遺矣。而夫子終善遇之。無失翁懽心。他如持身以冷為率，而遇翁有所款洽，則設必兼饌。治家以嚴為訓，而視翁有所寬假，則怒必霽。威至于晚賦柏舟，計可自立矣。或事有所更張，謂非先君

子志，不可。其惟紹箕襲裘曰：此吾夫子意也。其亟圖之。凡若此者，心與貌符，事與言該，終與始貫，豈不有敬無違，真能從夫者哉。况乎念蓼莪而傷親，幾于滅性；思式穀而訓子，必以義方。則所謂從父從子者，又可得而畧談矣。且夫道有順而相成，理有感而相召，皆從之義也。故丈夫不違而道，婦必從之；婦人不違而道，天必從之。當吾母之火，吾父也。惟是辛勤拮据，克成先志，以始有今日。今夫人之遭遇也，與吾母同。而其不違夫子也，又與吾母同。庶幾哉！天祚明德，俾之戩穀。或有稍振家聲

者焉其在兩郎名乎其在兩郎名乎

壽胡世文七十序

自昔談交者率重也。講云夫世講也者豈其凭故舊叙  
夙昔莫逆之謂好而殷忠之為惟惟是論德而後交論  
交而後久其始相劇以正而其終至奕世不可解故足  
重也夫交以在重而世以人重當今世而求若人舍翁  
其誰哉蓋予髫髻時即從家大父家大人之側時習  
翁甚昵也。大父嘗指而示之曰此若輩典型其莊事之  
而家大人亦曰而父執也蓋奉教惟謹余不敏未審所  
謂乃今交益久而益見翁之為人也翁貌不踰中人而

磊<sup>落</sup>有大丈夫志，退然若不勝衣，而沉毅獨有執持。啗  
若不出諸其口，而談言微中，能令盈庭折服。生平不見  
喜怒之形，而遇事慷慨，獨義形于色。未嘗面折人過，而  
披肝瀝胆，不欲阿諛取容。涉世未為甚遇，而樂天知命，  
泊乎有以自如也。此六行者，為國瑞，為代寶，為士林式，  
為後學楷。為中朝羽儀，為永流砥柱。豈惟予不敏，誼當  
執鞭其自子若孫，世法程之。然後知家大人、家大人之  
重翁者，良有見而翁之稱為在講者，其品足貴也。夫翁  
既以六行為余世之重，而余愧不能以一言為吾翁重。

則有稽首再拜，敬致三祝。一祝云：何為翁誦德如玉如  
金，莫非我式。再祝云：何為翁引年，曰壽曰康，樂享堯天。  
三祝云：何為翁迓福，積善積慶，用道百祿，是月也。吾翁  
七旬初度也。積而累之，綿<sup>子</sup>正未有極，有不世之稱觴，  
以無忘世講之誼者，非夫也。

壽南維上人七十序

今天下不雜儒與釋矣。抑且釋與釋爭。宗禪定者曰。曷不為趺坐一室。登講壇者曰。曷不為辯驚。四筵喜解悟者曰。曷不為預入三昧。奉科儀者曰。曷不為廣濟十方。彼此相非。至不相下。甚則或相詬訕。其不為佛氏之所竊笑也者。幾希。佛者覺也。大覺無所不有。大覺不自有其有。投身雪嶺。淨思六年。而非苦空。初宣小教。次衍真宗。而非思議。遺契四大。獨證菩提。而非寂滅。神通普現。法音宣朗。而非色相。益其性無不空。理無不寔。非空非寔。

即有即無會天下之全覺故曰佛也彼區、執一家以  
爭鳴方斯遠矣以余所善南維上人殆庶幾焉上人生  
有異性甫十齡捨身入寺止平忘志故寡言咲嶷然木  
然其無懷氏之民歎乃深窺教典得未曾有即內外諸  
藏無不句櫛而字比胸中了然言下躍然已有天際真  
人之想及道場供養施主善事未嘗不莊嚴如儀蓋有  
面壁之深心而不以定名有雨花之妙法而不以講名  
有上乘之根氣而不以悟名有瑜迦之冥用而不以教  
名舉要而言之備有諸有而不以有名大其不有故不

爭惟不爭故能保合太和而默調元氣其久存於世也  
寧可以歷數計哉今年九月為上人七旬初度余迫於  
還部先以一籌賜之余囊中籌正纍三進歲一籌即賜  
以百年可矣上人俗姓屠法名妙聲南維其號為治平  
寺高僧云

8

壽憲副箴吾顧親翁七十序

今天子壽考作人黃髮之老婆婆在朝含哺之叟戲游  
在野斯亦世躋仁壽而八返皇初已余鄉箴吾顧公以  
今年三月為稱老之期遠邇觴者大都謂天錫難老享  
筭正未艾耳余獨謂公之壽錫於天如岡如陵造物之  
所重甲也而公之壽成于性如金如石造物之所不得  
而陶鑄也何以明之古者四十強仕公釋褐終弱冠耳  
以公之才即一息何難千里而六年邑令稍遷郡丞何  
積薪也已而浮沉中外不下數載僅得一當五馬又抗



中貴人以違上之怒。雖免不測，仍鐫級焉。最後起  
謫籍奉簡書，備兵于黔。參藩于楚，佐憲于粵。天子  
方倚為長城，而妨賢妬能之臣隨而媒孽其後。旋且以  
致政歸矣。若是者，有才而不盡用，賈誼所以扼腕于當年。  
用而不究其才，李廣所以撫膺于當日。而公處之裕如，  
志不加戚，意不加阻。養益加粹，神益加旺。迄於今，精明  
強固，稱難若焉。則搃何道以得此哉！大抵天地陽明之  
氣發于人為正直，凝于人為伯久，無愆而剛，不息而健。  
非有二也。公為令則強項不屈，為二千石必折其權貴。

左

為監司則不寂，逢迎以與大吏佐剛之屬也。健之象也。  
陽明用事，天地以之不朽。正直為德，人類因之久存。而  
公之壽不亦宜乎！夫紵玉拖紫，歷相更朝，可謂壽矣。而  
俯仰苟容，覩馬竊祿，以公視之，特朝菌耳。呼吸吐納，導  
引長生，可為壽矣。而枯槁寂寞，汎焉無稱，以公視之，特  
夏蟲耳。益人之壽，壽以年。公之壽以德。壽以年者，付  
畀由天，伯托之不可知之造化。壽以德者，堅凝自我，則  
搃之不可屈之剛腸也。自是而鬢髮而期頤，行且以八  
百為春，三千為歲。雖與天地無窮極，可矣。此非私言也。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仁者壽。故剛之壽烏必也。彼老氏柔弱之旨非也。余季兒廷楨公少婚也。聞余言以為似公。遂書之以觴于堂下。

○ 賀益翁顧相公一品考滿序

惟古平格之臣。其駿艾鴻猷。輝映千古。大抵從神明默成中。密審持而運量之。如應龍之神。屈伸變化于瀕洞之宇。以不測故能乘雲氣而致霖雨。以不亢故能上天下用而功施暨於百世。若夫慶屬中興。運當下武。三靈弗曜。式憑篤祐。百度廢弛。式憑修舉。中外同異。式憑齊一。此非喜震疊尚苛細者所可辨。亦非利爾方紓爾直者之所可庶幾也。故嘗謂甘盤傳說難於尹虺。吉甫山甫不殊周召。我國家二百七十年来。承平既久。世

道既自復而之泰人情亦自隨而之盛幸今皇上英  
明踐祚銳志中興而萬幾庶政一切與天下更始則惟  
太傅顧公寔宅首揆以左右輔翼之茲以一品歷三載  
考績矣上嘉乃丕績曰太傅毗予至治忠功甚著其  
加之太師上柱國恩廕金紫以彰朝廷寵眷元老之  
異數公拜稽首對揚天子休命而遜辭不遑夫寵異  
數於大臣非貴也寵異數於大臣猶若弗克訓其萬一  
之為貴也太傅當皇祖靜揖時簪筆為詞臣正色立  
朝為禮臣侃、闔、識者已卜其相業遠矣至三朝

紹述之際人情或生疑貳公惟是斷其誠休其度  
而翼其心密調元化中外咸相忘焉其事我皇上  
也講德則本教陳堯舜勅政則紹法祖宗不激不隨  
而邦家陰受救寧之賜其應至于黃河清丹鳳見寶璽  
呈以數千年未有之祥一旦交集之雖神聖克應禎  
符謂非公奮庸熙載之所致也乎寧遠之捷大敵宵遁  
點鷲如奢送今且亟首至矣十年來遼事隄關川事陸  
梁兵威幾頓而王靈倏張是非廟筭宏而簡任當安  
得四方底定使殷周中興之烈不得尚美于前哉主上

英斷神武羣臣莫及公深計廣覽婉陳利害標本疾徐  
悉中肯綮所以圖邇中葉履蔭廣輪勲名遂隻千古而  
榮寵卓冠一朝猗歟盛矣憶皇祖以來在輔地者非  
一弗具論通時某公號能和劑官府含弘後進某公稱  
為密勿諍論不敢市恩而皆聲施到今以視公多外寇  
而甚危疑果孰難孰易也公今者居黃扉紫極之間受  
袞衣赤舄之賜明良一德并斯在於天猷即寵光稠疊  
于公何加某等不敢效慶典之繁祇第舉公之駿伐鴻  
猷彰在人耳目者以頌而駿伐鴻猷又默藏于神明

默成之地非淺近者可窺即頌未能鋪揚其萬一也謹  
因諸任紳之請而約畧名世之業有如斯

8

賀<sup>德河</sup>上虞年氣奉命總河兼太夫人韓老年伯  
母榮封序

今上即位四年河決彭城城為沼民為魚鼈狂瀾折而  
南大為祖陵運道梗二命簡才望大臣往治之而所  
司以協臣少司馬上虞共公請天子曰股肱重臣不  
惜以身為胼胝朕且舉國以聽公曰臣有老母不奉定  
省三年矣臣將因視河以省母文將因奉母以報陛  
下也敢不共命上益喜晉公秩大司空兼御使大夫  
舉燕豫齊魯吳會之地皆屬焉而又俞公請特下

史

未

璽書封公母韓為太夫人稱數異云仲秋杪公陞辭  
有日矣同籍兄弟微言于予而余為之颺言曰甚哉君親  
之並重而天人之交感也夫效鳥鳥以懷私孝矣而君  
國誰共竭犬馬明以報忠矣而親志孰承此其恩兩大  
而其道兩難自非一念精誠上格皇天孰為默鑒其衷  
而交助其順公起家米以即失怙與太夫人不啻相依  
為命矣出而為循吏也惟母教入而為望即也惟母教  
以至量移奉常旋歸子舍依膝下者十餘載此豈肯  
以三公易一日者哉今上續丕基思舊德 詔書督

趨至再而太夫人又以大義責之然後遂巡既道非其  
好矣其在朝也轉理少常卿不加欣擢御史大夫不  
色喜已而陟樞貳典禁兵戴星出入非不張皇六師而  
奮揚我武乃其中愀然不自得也曰吾有老母在其忍  
遺之益嘗幾欲陳情不可幾欲謝事不可孺慕一念約  
結而無以自伸蒼蒼者寔式臨之矣是故九列師濟以  
來人情方嘆積薪而總河一缺獨虛懸以待賢者三命  
申錫而上人子不可幾棠而溫旨數語若都俞以慰  
勞臣此無他孝弟之至通乎神明中孚之極動乎天地

夫安見子心之不與天心合乎。又安見君心之不與親心孚耶。吾聞太夫人春秋高，精神旺，當依門倚闥之日，而天涯遊子一旦奉恩綸為高堂壽，中心悅澤而四体康寧，必有如崗如陵而未艾者。夫公之未歸省也，情分予將毋尚能為國家總六師而壯軍容，矧公之既迎養，志專予報主，何難為國家疏九河而循故道，行見清河而海晏，行見平地而天成，膚功奏而玄圭錫。聖天子又將虛鈞衡鼎錡之任以待公，具奉太夫人，翩然而來，與明明我后共濟萬年有道之長可乎。余何幸而親其盛。

廣養蒙纂要序

蓋自太原褚公慨世道之千古也，人心之日漓也，乎彙一編，開示後學，名曰養家纂要，所以加惠宇內者甚厚。度支使關西武公懷文，北質茹古涵今，淵然有世道人心之思，督漕之暇，盡發篋中書，採其類是編者，廣而成帙。凡得四卷，客有聞而疑焉，以為文不秦漢，公律不初盛，旨不南華西竺，安用是彙二者。勾吳徐子作而言曰：否，夫言不足以維人心，闕世道，即一言祇覺其為多，言苟足以維人心，闕世道，即千萬言殊覺其為少。故夫

稗官小說非不聾然可聽也。繞掩卷便索然而無味。彼  
于理道無當也。梵經貝語非不洋。可喜愈尋求令人  
茫然而自失。何者則以其不切于日用也。武公是書其  
採取也博。其要歸也精。其網羅也富。其致用也寔。長言  
短言不同。什要非勸戒之箴。規則不載。方言雅言不同。  
調要非警省之藥。石則不收。正言微言不同。辭要非啟  
佑之龜鑒。則不錄。蓋山農野叟之所戶而曉也。而寔哲  
人修士之所以躬行而未逮者也。孩提赤子之所童而  
習也。而寔耆英碩彥之所以窮年而莫殫者也。里巷歌  
謠之所籟而鳴也。而寔王公岳牧之所以保世而滋大  
者也。語不必驚。四筵可以詔。聲贖詞不必倒。三峽可以  
挽江河。益世道人心。端有賴焉。吾方慮其說之不長。又  
何惡于言之太廣乎。且六誕言非正也。而續齊諧者有  
志。清談非寔也。而補世說者有語。文章小技也。正宗衍  
而愈繁。類書初學也。通畧侈而弥富。夫其在諸書猶爾。  
而况乎維人心。關世道。闡微言于未息。教萬世于不窮  
者哉。故吾以為是書也。有太原不可無。閩西有閩西。又  
不可徒自有餘而已。夫藏諸名山。孰與懸之國門。彼人



人盡耳而目之者為尤廣哉武公遂不獲自秘也付之  
剞劂以行于世

保產痘疹合編序

夫死生之際亦大矣佛家至欲脫離之以了此大事因  
緣吾以為死生何可離也人盡生也人盡死也人盡  
行乎死生之途也故自嬰孩以至耄耋則痘疹為險自  
伉儷以至偕老則產症為危聖人曰我不能必人之不  
生不能必人之不死不能必人之產者痘者之不死且  
折而能必吾所以衛生者有道也庶幾躋一世而仁壽  
焉蓋其說莫備于胎教古者婦人始娠則必寢處別室  
時其起居而薄其滋味喜不昆陽怒不昆陰立不跛坐

不側淫聲惡色不接于耳目以故為之母者壽考康寧  
而無疾憊災害為之子者聰明強固而無凶札殒殤  
人所以生天下而天下得不死者其道如此後世徇人  
道之樂者忘陰陽之患懷晏安之適者貽鴆毒之憂大  
抵方娘而虫虫然及期而賀然比其產也子母相哺  
噍然自以為無恙原幾永世也一旦情傷于所持禍  
起于所忽或母不能有其子或夫不能有其妻亦大可  
哀也哉嗚呼死生有不可離者有可轉而移者終身一  
死生存歿是也旦暮一死生夢覺是也冲年一死生症夢

疹是也間歲一死生產症是也不可離者制在天可轉  
移者制在人人不明于保母保子之術而第欲脫而離  
之以立于不生不死之境雖聖人無以長世蘭陽陳侯  
問民疾苦樂與更生以為母而產子而疹皆生死關也  
集古方書彙而壽之粹所以教天下為人母為人子者  
甚具而其發是心也即佛氏脫人于生死之心也即  
人置人于生全之心也吾以此觀之知侯政矣有侯而  
蘭之民何不躋于仁壽有侯之書而躋仁壽者何獨蘭  
之民也侯其大有造于天下也夫

8

陳昌甫歷試草序

蓋吾蘓號多士而其亦懺詞壇者必稱昌甫貞甫兩陳  
兄余與兩陳兄交最久相知心最深歲乙未附籍貞甫  
每視昌甫自愧先之而昌甫志愈壯神愈旺試輒益高  
等計脫穎旦夕耳乃屢蹶場屋貢入成均時貞甫語予  
曰先中丞司馬俱由貢起家伯氏此其兆耶會是時司  
成礪齋周公國士遇之而六館諸先生無不人、失賞  
也者士固有時意貞甫言不虛耳詎意北闈再困壯心  
漸銷今丁未悅而謂選受知爵者獲貳僖州噫何其遇

而不遇、不遇而遇也。彼蒼將老其才而大其用耶。抑嗇其始而厚其終耶。蓋昌甫蚤承庭訓，夙負才名。其精自性命理學，而粗及刑名錢穀。其鉅自國典王猷，而細至物性世故。靡不通曉。當為博士弟子時，而邑父母綠羅江公、虛舟鄧公先後莫不造請。至今讀江公雪濤集，有苦口箴規之句，虛懷亮節，兩可徵焉。而鄧公神明卓異，不輕與可，且獨加器重。則又不獨以文見知已也。以彼其才，試之今日，不恢々，有餘地哉。顧仕為顯達，一仕則仕，又為畏途。知其可畏而鯁々，憇々，若轅下駒者，過忽

其可畏而矯々，昂々，騁千里足者，亦過余竊于昌甫。過不遇之間，重為扼腕。而尤異其材，不材之間，善自緣督也。昌甫制作甚富，今其高足弟子輩先較歷試草行世。余得卒業焉，乃躍而喜曰：文章政事，非二物也。昌甫行矣，持此以往，其為詞壇赤熾者，不將為治行白眉乎哉。遂為之引。

居易齋稿序

古稱三不朽之業則言其最後者矣而吾以為言何  
容易蓋有著述之言馬班以下有幾有吟咏之言李杜  
以下有幾有訓詁之言朱程以下有幾而况雄文自命  
者未必工騷人之旨風雅自好者未必窺理學之宗則  
就立言中蓋有不能兼者奈何其易視之也余友朱仲  
修好古君子也其澁沉渾厚恂乎似不能言間有所發  
抒其心得則往往自成一家言而又非規規然學一先  
生言者蓋嘗讀其制舉義及所為古文詞去陳言標大

雅直追西京而駕之矣。今試誦其詩旨，溫以厚也，又據  
概焉而悲歌也，律嚴以正也，又錯綜焉而變化也，即以  
置之盛唐，當不少讓。最後得其內外兩篇，又皆發明乎  
經傳者，剖疑似，晰異同，探玄珠于罔象，別魚目之混真。  
雖使宋儒復起，未知羣比誰先撤也。夫知者不必能言，  
而仲修能言，吾之所欲言者，不必能兼，而仲修又言  
人之所不能盡言。當今立言之士，如仲修可多得哉。雖  
然，非勸說也。有本之者矣，彼其深沉渾厚，立于不言之  
先者，非德乎？異日發于其政，一如其言，通才遊及于立

非

功何有，由斯以談仲修，非獨立言也。已德與功，益兼之  
矣。夫兼此三資，以垂之不朽，夫誰曰不宜，遂付之剞劂  
氏，以永其傳。

8

世誼錄後序

余表弟劉際時既以其先尚書之廕得請於朝歸而  
出一帙示余則列其同思廕者若而人名曰世誼錄余  
思夫世誼難言也。衡而觀之。東西南北之人不相值也。  
總而觀之。高曾祖父之業不相蒙也。代不屬而何以為  
世。情不屬而何以為誼。夫豈承先庇襲餘蔭爵曰世官。  
祿曰世采。遂誇其閥閱為世室云爾乎。余竊以為不然。  
凡諸君之先類皆碩德元老。文足經邦。武足戡亂。忠能  
致主。勞能定國。以報成功于天子。天子曰予一人惟

二三元老是賴。豈其食報于國。沒身而已。故錄其後人。明世德也。為之子若孫者。盍伏而思曰。主上所以待吾輩者。不薄。而何以不負君。則可以作忠。吾祖父所以貽吾者。甚厚。而何以不負親。則可以作孝。吾同儕所以得有今日者。甚不偶。而何以不負友。則可以作忠敬。故世篤志貞。則誼世濟其美。則誼世。無相尤。則誼茲錄之。成不既宜乎。若曰。籍父兄為美官。侈門第為可喜。則誼所不載。世于何有。際時勉乎哉。際時聞余言也。以為此正諸君意也。遂刻而附之簡末。

8

劉際時山居手集序

語曰。源深流長。又曰。聲同則應。不信然乎哉。蓋余少也。孤。數奉教于母氏矣。所稱嘉言凡幾。懿行凡幾。至積德累行。與夫善惡果報。尤諄。馬。戊申。見背。不啻失一師保。幸有遺訓在。庶幾羹牆見之者也。表弟劉際時。自青州請沐。回出其手集二卷。屬序不佞。不佞試一展讀之。大都與先慈庭訓語多相似。惟長慶集。寒山詩。數種不同耳。因是知先慈之家教淵源。而際時之能世其業也。外大父沙隄公。家世積德。代有聞人。集中代謫。成辯盜。



爪即其先始祖與其先尚書事而又博及群書感憤流俗往：稱說古今能令善者勸惡者懲一時學家共喜言之先慈習聞家教故著之庭訓其辭嚴際時克紹祖武故勒之手編其帙條要以口授筆書期於資法戒而助觀省則源流一矣際時又以較讐之後欲不佞稍為銓次遂首嘉言次懿行次陰德又次戒律而以詩集終焉蓋不佞守其母訓際時承其家學議論同意見同其欲以昭示來裔又同故不覺樂為之應若以區：無事而廁之先嚴慈之後則愧甚矣

### 鹿園近語序

余與丁汝良交相善也汝良寡言笑重然諾是其天性顧亦時有稱說未嘗三緘口默：已也居數歲再從之遊見其氣若斂神若喪德機杜而若忘雖雄辯四起鎮之寂如即過而問焉寥：無多詞也則人皆以汝良為不言人也惟汝良亦自以為不言人也間一日過其齋頭得所謂鹿園近語者三復讀之不覺喟然嘆曰天下之至言備乎是矣夫言而掇拾釘鉅標竊吻喙卑：固無足道即有高者誇之以為奇深者鑿之以為玄博者

傲之以所不知總之其說猶長其味弥淺何者心無寔  
德而惟口說之侈焉故也近語一書蓋言：心得矣夫  
其剖晰明理如繭絲牛毛至精微也而其諳于人情熟  
於世故則如耕婢織不是過也其琢磨身心如藥石常  
絃至切當也而其明于古誼通于時務則法家老吏不  
能易也其發揮聖奧如精金美玉至純懿也而其旁通  
二氏兼採百家則糟粕煨燼有神理也其棄遺世芬如  
浮雲幻泡至恬澹也而其寄情山水得趣為魚則嘻笑  
咳吐皆文章也蓋清言楚：有晉之玄而無其誕神情

纜：有唐之律而無其拘精義疊：有宋之理而無其  
固其詞文其旨遠其言約其義該汝良自以為近語也  
吾以為天下之至言備于是矣夫平居議論：如不  
出口至其得之心筆之書勒成一家該括衆妙即才人  
染翰文士搦觚曾不能學一二天下之善言者果在多  
言乎哉謹：以不言人目汝良淺之乎知汝良者矣

尤淡

中州得士錄序

壬子之秋、濫竽汴闈、分較士不下二百有奇、拔其由得  
 五人焉、五人先資焉、言濃濃殊致、竒正殊調、要以吐其胸  
 中所自得、則管纜、洋、發自性靈、私說以為庶得佳  
 士、共勦盛甚典、及撤闈、五人皆知名士也、益津、喜、鹿鳴  
 既畢、相與進而請曰、小子有幸、得與賢書、茲欲上春官、  
 對詔策、惟先生教之、余曰、是在子矣、子之所操、以歌  
 鹿鳴者、何物、非此性靈耶、吾聞士之舉於鄉也、交游漸  
 廣、嗜好漸奢、一切紛華靡麗、漸以汨沒、幾希性靈、十耗

五六而發之文章其可知也子能反其道則鵬搏之術也五人唯三而退攻苦發憤不異諸生計偕而上洎如也禮闈既撤得雋者凡四人即未第王生亦大為主者識賞特限于額而不及收于是五人咸自詫以為奇今年秋諸雋者休假而歸復相與進而請曰小子有幸得通仕籍茲欲佐明主報國家惟先生教之余曰是在子以矣子之所持以對大廷者何物非此性靈耶吾聞士之舉于國也交游日廣嗜好日奢一切紛華靡麗日以汨沒幾希性靈十耗八九而發之政事其可知也

子能反其道則彪炳之術也諸雋者亦復唯三王生聞而進曰先生之言至矣古人三不朽咸繇一心造夫非獨文章政事已也蓋道德統會吾試與子保其性靈無少汨沒處為真儒出為名世皆是物耳今而後吾當以斯言勉圖後効子盍以斯言永堅初心也哉四人相顧以為然皆曰負先生教非夫也請以先資言質之於世

8

歲選序齒錄序

歲在己未余承乏粵東署督學使者篆適昔當校貢士  
余合諸郡邑士試之榜應貢者若干人俾上道就明年  
禮官試多士既得雋聚族而謀次其年齒家世居里為  
錄志同舉也余且有言弁諸首因就多士所謂同者申  
論耳夫同之字也易稱聲氣傳言臭味士君子道義耿  
介遙相慕而隱相觸固可合異為同者况今日多士術  
業同登備同且也生長嶺海封畛遞錯則壤地同盛年  
試于黌序為諸生射繫籍食縣官餼則聲譽同業成而

待舉明揚以期罕有如終童營平之大相踰者則年歲  
畧同夫同則不可為異無不同則聲氣臭味不介而自  
合故為之年譜叙齒次差肩相視以明讓也嗟乎使讓  
而僅罄折為恭附耳握手為句沫則中乃不信任世講  
也而途之人遇之又或雷同影靡論誦導背急私黨而  
傷大義則章繹儒宿何異于引繩批根之雄故就而不  
和其衷與昵而不換其群豈所稱德心克廣者異日當  
官何能磊落自振其毋乃甘自齷齪為大典羞余惟國  
初最重經明至今而視為冗為冷積漸之勢使然也雖然

亨途在前進取豈能限之由一適而三適餘勇可賈囊  
底之智可扣也余又何能以進取定多士惟是職不論  
崇卑遇不論通約而純素必不可改多士起家鼓篋和  
同師遇之說童而習之今寧弁髦是置挾策負素吹堯  
奏箎于茲日伊始由是而夾介共濟如貫比事不必盡  
素所識面之人則所謂出門而同者也曰和衷曰漁群  
豈俟當官而後講乎居恒必風雨不渝然後友誼敦而  
品局可懸定不至厚負官師之所材然則是錄之刻非  
其援松指水之謂也謹同之始同保之終廣同之用是

在多士之相與有成矣。

椿不遐思集序

余聞變入蜀。所在蒼皇。城扉盡掩。獨墊江令劉明申。跨一騎走迎三十里。慷慨議事。若目無勍敵者。余曰：勇哉！入其邑。問其政。市不易肆。民不訛言。雖時方戒嚴。而親上之衆。相與固結而不散。余曰：惠哉！與之商兵食策。戢守。小叩小應。大叩大應。若挹火于燧。而取材于鄧林。余曰：智哉！屬有轉輸之委。舉上下川東數萬錢穀。恣其出入。人皆滿志。而曾然一無所私。余曰：廉哉！廉也。智也。惠也。勇也。數者足以勝其任。而愉快也。而明申歛若虛退。

若下。嗷。然。若。有。所。不。自。得。者。曰。吾。悲。吾。先。人。之。欲。博。一。  
第。而。不。可。得。也。出。其。椿。木。遐。思。一。帙。示。余。受。而。讀。之。  
喟。然。嘆。曰。孝。哉。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本。也。一。  
孝。立。而。萬。物。從。以。之。禦。侮。靡。不。勇。以。之。綏。祗。靡。不。惠。以。  
之。運。籌。靡。不。智。以。之。提。躬。靡。不。廉。吾。乃。今。而。後。知。蜀。寇。  
不。足。平。也。夫。其。為。人。子。也。而。不。忍。忘。其。親。豈。其。為。人。臣。  
也。而。不。忍。負。其。君。哉。况。乎。庭。椿。雖。萎。堂。萱。正。茂。倚。門。倚。閭。  
之。訓。日。夕。被。而。服。之。方。將。奉。太。夫。人。之。教。以。不。墜。先。君。  
子。之。志。而。忍。以。叛。賊。虜。遺。君。父。乎。故。曰。求。忠。臣。必。于。孝。子。

之門于明申觀之矣



8

刻制義引

徐季鳴子曰珂自幼有童心日與里中兒遊戲相徵逐視詩書蔑如也歲十三不意先君子蒙漢陽之難于是日夜悲號求所以報稱先人者家慈撫而泣曰若欲光而父乎立身揚名孝之事也非詩書不可珂跪而受教始負笈從師學為文章間稍懈私自念漢陽遺恨豈其忘之而忍若此遂激發警省每達旦不敢寐甲申遊庠以來謬為同袍之所獎許先達之所游揚當塗之所識拔庶幾或得一當以無忘漢陽之難然乃三不利于南都

辛卯敗北、適大夫去世、家世凌彛、群侮紛起、珂也幾無以慰先君子於萬一、蓋至午未之後、而始售于鄉、售于國人之遇合、信有時哉、抑區區之采、每念不忘漢陽者、天或有以憐我而與之進也、故是集也、不敢標異為名、止題其首曰、念陽草云、

8

南征紀事引

今

上庚子春、不肖待罪刑曹、視浙江司篆、適同舍郎

伏

——關言事、

上赫然大怒、削言者籍、奪堂官俸、而同

署諸臣、俱降秩有差、不肖初出為連州倅、未得旨、再為滇南藩幕、乃報可、維時事出格外、人情洶洶、老母溫言相慰、拙妻稚子相對、不敢出一語、而戶以外、訝相吊問者、趾錯於道、不肖獨怡然曰、去國之道、太上忠君、其次為名、兩者無據、而飄然掛冠、則孟子之所謂苟去而已、不肖茲行也、甚苟、命寔為之、夫何尤哉、被一命而旋、即

昊

以新正適滇道路之間閱風霜之經歷可謂艱苦備嘗  
及在滇半載閱歷彌多未嘗不喟然歎曰異哉此遊  
主上所以裨益我者至矣當事者察無久志俾得以便  
歸省依依膝下荏苒十年如駒隙耳而昊天不弔奪  
我老母生也不辰何至此極方斬焉衰絰中而聖天  
子乃有衡陽之命噫嘻子路負米而喜擁高車駟馬而  
戚不肖大痛在心雖異日身都富貴欲如長安母子相  
依溫言共慰豈可得乎茲以讀禮之餘追往昔撫來今  
不勝感悼是用述其始末命曰南征紀事以志不忘患

難之意云庚戌仲夏十有二日書於望雲樓中

8

三畧兵書引

嘗聞三畧六韜皆師尚父兵法自幼即艷慕之及讀太史湯霍林氏所評太公六韜其文則以典謨而兼國策之風其法則以義軒而脩穰苴之術其心思則以中古而懷衰世之意畫靡不當計無不周宜其一舉克商而奠周家八百之祚也而獨不得所謂三畧者縱觀之復渝之暇余二守新民以一冊至署其首曰三畧噫是即師尚父所傳三畧耶何其詞不倫法亦未盡也而考其用心則探天文採地利旁及人情物態殊有衰世之意

焉。其祖師尚父而有得焉者耶。用其畫。可以禦敵。用其計。可以制勝。則吾不必見三畧之文。而已得三畧之意矣。喜之。手自繕寫。不五日成帙。而適有搃策之役。吾將以二守氏之三畧。合之太史氏之六韜。舉而措之。即東破夷。北破虜。可也。而於蘭首小醜何有。

乙未同年會籍引

乙未之役。同籍稱兄弟者。蓋三百焉。其人濟濟。其會雍雍。其掌故典籍。亦累累盈篋。迄於今。三十六年矣。人不初而凋謝矣。會不數而濶疎矣。典籍不浩繁。而散漫無可考矣。而僅存把握之故紙。相傳以及於余。余乃續是編。而題曰乙未同年會籍。姓氏必書。以存實也。官爵必書。以明分也。慶弔必書。以紀事也。辭章必書。以見志也。經費必書。以隨俗也。而又定為半年輪管。以均其勞逸。嗟乎。以三百人之衆。而存者什三。仕者什一。誠不勝離

索之感。然以十餘人之寥寥。而上者調元贊化。次者戡亂持危。次亦不失展采錯事。則其人皆有關係之人。而其會非無所事事之會。即斷簡殘編。豈不足以備他年之實錄乎哉。為之引。

○ 題勳寺東門瓊廡堂書籍引

皇城之有東門也。朝會中一市肆也。東門之有書籍也。市肆中一藝苑也。牙僧之與伍。而聖賢之相對。手披酒肆帳。而目覽圖書府。躬親米鹽凌雜之事。而神遊千古得失之林。斯亦天下之至愉快也。好古之士。方欲構天下遺書。聚為東門一大觀。奈何遺而去之。使人目不覩全書。致有殘缺散佚之歎乎。今而後宜用為戒。書此以俟同志。

望雲樓稿卷之五



